

陈元麟
谢春池
散文随笔集



散文卷

爱的祈祷

陈元麟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陈元麟谢春池散文随笔集

陈元麟 著
谢春池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印刷厂印刷

(地址:集美嘉庚路10号 邮编:361021)

*

开本 850×1168 1/32 19.625 印张 4 插页 332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615-1413-1/I·69

本册定价: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刘登翰

阅读散文是一种享受。

尤其是读一位老朋友的散文。仿佛平日里匆匆去来，突然有了一次彻夜长谈。就一盏清茶，敞开心扉，海北天南，话题随兴而至。一段人生经历，一缕感情波荡，或者一次智慧的闪光，都轻松自如，让你悄悄走进老友的内心，在不经意间有了新的相知和发现。这是一种不同的阅读经验；小说让你进入故事，多是作家的设计，而散文让你进入人生，应是作者真实的生命。我想散文的可贵，或许就在这里。

眼下的散文，林林总总，让你目不暇接，也让你眼花缭乱。有两类散文我最是望而生畏。一是太玄，天马行空，云遮雾罩，作家把自己当作智者或圣哲，对读者摩顶教诲，而且说的不是常人凡语。我读这类散文常有口干舌燥之感，仿佛跋涉一座永远翻不过去的梦中沙山。另一是太粘，像是巷口绕

舌的老太婆，老唠叨着那件事，事说完了也就完了。这是一条不想达到彼岸的船，少了一点对叙事的超越。读这类散文，有时比读乏味的新闻还乏味。

元麟的散文给我美好的感觉是，他不玄不粘。用句大白话说，他实在亲切，领你走进他的人生。

都说散文是阅历、性情和学养的孩子。但对于元麟来说，我想更主要的还是阅历。虽然他的散文也透着他的性情，时而也闪烁着学养所赋予的智慧的辉光，如那篇《杯底乾坤》，他引了多少古典和文人逸事，从《礼记》、《诗经》到《汉书》，从曹孟德、苏轼到辛弃疾，但最动人的还是他当知青时在乡下的“打平伙”和在蒙古包里按照草原礼节的祝酒，这才使他有了“祖先血液中的慷慨和豪放，正在我的血脉里奔涌着”的感兴；这是人生，是阅历。只有这个才是元麟散文的根本。

当然元麟还不是那种出入生死，饱经风霜的沧桑中人。不过，对于今天已经步入中年了的那一代知青出身的作家来说，三四十年的人生岁月，确有许多和我们民族、时代共经忧患的经历和体验值得拾缀。这是一份财富，不是靠读书和凭遐想就可以代替的。元麟很珍惜这份他以青春作代价换取来的经历，不断在散文中写到它们，无论是直接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聆听岁月》系列，还是表现他走出

逆境之后各种人生遭遇和感悟，他都以一段往昔的知青人生作为参照。这是他生命的出发，也是他今日处世和作文的背景，赋予了他感知生活的一种角度和特征。不仅为他知青作家的身份定位，更重要的是在这份差异巨大的人生参照中，加深了他散文的历史感。

这是元麟散文的“实”。他领你走进自己的人生，叙事是他散文的基本架构，然而叙事又不是他散文的最终目的。他很少没有由头地空发一大堆感慨和议论，他总是在叙事的进行中，与你不经意间夹进一点自己的感悟，骤然让你从事实的层面，进入理性的层面，获得了一种妙悟的境界。比如他写《大理三道茶》，第一道苦茶，第二道甜茶，第三道回味茶，叙事过程所蕴喻的正是人生过程，茶味涩苦，“它仿佛浸泡着跋涉者的艰辛、耕耘者的艰苦，让人追忆已然遥远的岁月”；茶香爽口，“仿佛漾动着追求的愉悦，收获的快乐，教你回想起人生最甜美最充实的时光。”在这一苦一甜间，“忽然想起一位西方哲人说过的话，上帝是公平的，他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杯甜酒和一杯苦酒，看你先饮哪一杯？是‘先甜后苦’，抑是‘先苦后甜’？勤劳智慧的白族人民无疑是选择了后者。”待到三道茶毕，甘苦相间，淡雅有致，“仿佛自己已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正在淡烟疏雨的黄昏独自默想过往

的生命之旅，反刍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作者由实入虚，虚实相生，把你带入哲思的境界。但即使这样，也以自己切身的经历体验娓娓道来，丝毫不让你感到大道理的威逼、枯索和可憎。

这又是元麟的“不粘”。“不粘”是一种对事实的超越，进入“思”的或“诗”的境界。这使我想起元麟的文学经历。在我的印象里，元麟最初是写诗的——在他那一辈从厦门到闽西插队的知青中，许多都是由诗而步入文学和人生的。尽管后来许多人都不再专事文学（当然更不写诗，包括元麟），但最初的这段诗的人生，对他们后来在越来越崇尚实利的生存环境中保持一份超越的清醒和激情的浪漫，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可能正是作为生命方式和诗的最终价值之所在。对于元麟来说，诗的潜在的超越和激情，是提升他散文创作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

其实，元麟最感人的作品是他记人的散文，特别是追记自己知青伙伴的那些篇章，例如写聪的《悄然离去》，写理的《纯真依旧》，写红毛的《红毛》。这些深深介入他青年时代生活的挚友，都有一份特殊的性格和经历。明明最离不开朋友，却偏偏选择在对朋友爱得最深的时候“悄然离去”的聪；患了小儿麻痹症，却对生活每一件小事都在乎、认真，啃了那么多砖头般的哲学、经济学名

著，却没有一丝“考研”或发表论文的功利目的的理；对“我家的老屋”回来的比“我”还多，人说性情古怪、“我”与他相处却非常轻松随意，无须寒暄，不必设防和伪饰的红毛，这一个个常常“有违常理”的性格特殊的人物，足够写成一部部小说。但元麟只从自己感情深处掏出三两细节，几段回忆，就把人物写得维妙维肖。我十分惊异于元麟这种深入性格深处刻画人物的本领。因为我知道，最初写诗的人往往会养成一种后来很难克服的顽症：只注意情绪，而忽略细节。因此写诗的人可以写散文，却很少能够成为优秀的小说家，除非他对诗本来就陷入不深。元麟可能也是如此。他有一段时间调到剧目创作室搞剧本创作，难怪他的散文在叙事中，常常富于戏剧性地带出一些形象生动、性格独特的人物来。

元麟是严谨的，他的文章也严谨，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但我想如果能够随意自如一些，或许更好。像他写过的那个红毛，或来或去，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须客套无须寒暄，可以坦露本性而不必设防不必伪饰。散文如果能够达到这一境界，那才叫踏雪无痕，炉火纯清。当然，“这是相知多年所达成的一种默契与谅解”，做到也真不容易。

能够进入老朋友的人生经历内心境界，对我是一种幸事。进入了本该静静的品味，默默的享有，

以无言为最高。偏要饶舌，已是不该，还搔不到痒处，就更该打。这都是评论惹出来的错。读者诸君赶快翻过这一页，进入正文要紧。

1998年8月于福州

目 录

序(1)

刘登翰

第一辑

聆听岁月

知青的歌(3)

昨天的太阳(9)

饥 饿(15)

另一种饥饿(22)

腌菜、改灶及其他(25)

赶 圩(29)

斯是陋室(33)

代 课(39)

远方有约(44)

爱的祈祷(48)

第二辑

心灵的交响

胸中海岳(57)

——夜访冰心先生

和世纪老人合影(64)

——再访冰心先生

忘年之交(68)

——著名书法家罗丹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云鹤归来(78)

心灵深处的门扉(88)

红 毛(92)

纯真依旧(96)

悄然离去(101)

对艺术的至诚至爱(106)

——记旅港书法家王九三先生

让生命站立起来(111)

第三辑

人与大地

望哥石(133)

走出土楼(138)

凉州太守(143)

草原之魂(149)

神秘的微笑(154)

祝福敦煌(158)

海上有仙山(164)

漫步岱顶(168)

藏 海(174)

三亚三题(179)

天涯海角

牙龙湾

鹿回头

迈向绿洲的骆驼(184)

永远的诱惑(189)

第四辑 心远斋闲话

心远斋序(197)

稿 酬(201)

离 别(205)

台 风(209)

大理三道茶(214)

烟 缘(218)

杯底乾坤(224)

尴 尬(232)

画 眉(236)

麻 雀(241)

后 记(245)

第一辑

聆听岁月

音乐是上天送给人类的礼物。没有歌声的人生是可怕的。我至今还在想，假如没有这些歌曲，那些个苦难的日子真不知该如何度过？我们就是依傍着这些歌曲的支撑，歪歪扭扭、坎坎坷坷地走过了足以影响我们一生的知青岁月

.....

知青的歌

我们是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征途，奔赴闽西插队落户的。但是，这种由红卫兵运动延续下来的狂热不久便随着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折磨而日渐冷却了。那些以豪言壮语的形式出现的歌曲已无法宣泄因远离故乡、青春抛掷、前途渺茫而滋生蔓延的忧郁、失望和感伤。除了歌声，我们已经一无所有；然而，真正属于知青的歌曲却一首也没有。如同困难时期粮食匮乏便以“瓜菜代”一样，我们只能唱着父兄们的歌，——流行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外名歌，而唱得最多的恐怕就是前苏联卫国战争歌曲了。

1969年冬闲的一个夜晚，一位远道而来的知青歌手（他后来一度成了省内颇有影响的男高音歌唱家）在邻队知青屋里开起了“独唱音乐会”。当我们闻讯赶去时，小小的阁楼门里门外已经挤满了

男女知青。那歌手在小提琴、吉他的伴奏下，如痴如醉地唱着“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唱着“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唱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其实，这些歌曲于我们并不陌生，但此时此地听到它们，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似乎才知道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美妙的旋律，在心底酣睡的情感被唤醒了，这混杂着烟草味和稻草味的小阁楼顿时也充满了柔情和诗意。

尽管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但那个夜晚有个细节至今回忆起来还栩栩如生：当歌手唱着《春天里的花园花儿多美丽》时，不知是进入角色或者是有意调情，他忽然朝着人群中的女知青们非常夸张地摊开双手：“姑娘你快出来，我最亲爱的人呵……”姑娘们吓得涨红着脸，直往后躲，但过不了多久又不知不觉地朝前挤。

“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青春对爱情的憧憬首先寄托在爱情歌曲之中，但我们最初对于爱情歌曲，就像那群姑娘一样“犹抱琵琶半遮面”。刚下乡那阵子，我们总是带着中学生的羞涩唱起《敖包相会》、《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敏感的词句时，便只哼着曲含混过去。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堂而皇之地唱，甚至和女知青对唱、合唱，

则是后几年的事了。

在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敢于将爱情付诸实践。没有恋爱何来的失恋？但不知为什么，失恋的歌曲似乎更受知青们的欢迎：“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忠实的少年抛弃了我”；“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若干年后，我才明白，这些失恋歌曲之所以为知青们所偏爱，是因为它们所传达的情绪实际上和知青们内心深处那种强烈的失落感正相契合。虽然《三套车》、《草原》不是失恋歌曲，但一唱到“可恨那财主要把它卖了去，今后的苦难在等着它”或者“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便会引起自己命运的联想，这时，谁能不为之动容，不为之怆然而涕下？

青春寻找歌曲是饥不择食、无孔不入的。说来也怪，像《绿岛小夜曲》、《相思河畔》这样在当时被绝对禁止的港台歌曲，居然也能钻过自然和人为的藩篱，飞到知青部落里。这肯定是哪一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插兄插弟偷偷地收听“敌台”，跟着学唱并记了谱，才得以使这个奇迹发生。我至今仍固执地认为，解放以来最早在中国大陆传唱港台歌曲的不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青年人，而应往上追溯到60年代末在闽西插队的厦门老知青。

知青歌曲还有一种是借用某些歌曲的曲调填上

一些简单粗糙的词句传唱。例如在我们中间传唱的一首就是将印尼民歌《路上走着的少女》改作闽南方言的歌词：“路上走着的老阿婆，请问你要去的落（哪里）？我要去厦门大绿岛，吃一碗鼎边梭……”歌中的“绿岛”指的是当年厦门一家著名的饭店，“鼎边梭”即“鼎边糊”，系一种风味小吃。歌词将“少女”改为“老阿婆”，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无独有偶，还有一首和它极为类似的是根据《大海航行靠舵手》改的。改词者居然敢与“伟大舵手”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歌颂领袖的歌曲在他的笔下全变了味：“上海轮船靠码头，各位旅客慢慢走，国际饭店二十四层楼……”两首歌词都近乎无聊低俗，但都同样表达了知青的思乡情结。后一首显然出自于上海知青的手笔。我所插队的武平县处于闽粤赣边界，在江西境内插队的上海知青常常跨省串连，估计这首歌是他们带过来的。

当然，知青们并不是都以如此玩世不恭的态度表达思乡情怀的。朝鲜的《异乡寒夜曲》、越南的《我的家乡》、英国的《可爱的家》等等都是我们思念故乡、亲人时必唱的歌曲。记得1970年中秋夜，我们十几位男女知青聚集在洒满月光的晒谷坪上吹拉弹唱，当我们唱到“好像看见我的母亲把爱儿思念，她正站在茅屋门前，也望着月亮，那家门前的香花，我再也看不见……”时，那歌声全都变